

“邂逅”北魏崔浩

□ 崔莉英



那日以北魏书法的名义,迈入护城河边的一处主打北魏文化的园子。顺着小路前行,园子曲径通幽处,有着无尽的风雅。静静地站在水塘边,欣赏水波潋滟里的建筑倒影,倒影里亭台楼阁,廊桥水榭,廊腰缦回,檐牙高啄,这样隐在园林里的建筑有着说不出的韵味。那水榭边上,或建在花间、或置于路边的是一通又一通大大小小的碑刻,形成了一片错落的书法碑林。那些碑刻是现存的各地魏碑书法碑刻的再造,此情此景,有一种恍惚,好像是1500年前平城碑林盛景再现。

猛一抬头,一尊头戴风帽、手握竹筒、目视远方的汉白玉雕塑映入眼帘,是北魏司徒崔浩的形象。那神闲气定的姿态、恬静逸致的神情,平和之中透露出一种雅隽的书卷气息,是独属于崔浩的。看城墙下波映重阁的景致,让人恍惚回到了千年前的平城。此地谁说不是魏书中方圆130步平城碑林景致的重现呢。

在崔浩雕塑前面不远处的屋内,便是魏碑书法展,是人们特别关注的地方,只是路过的人很少有人会驻足,欣赏一下那尊雕塑。那尊被请进园子里的雕塑其实是有

深意的,可以说1500年前的那个北魏司徒崔浩,成就了后世的魏碑书法的高度,他是平城魏碑书法的开山者。

如今那些零星散落于各大博物馆的平城魏碑被人们特别珍视,平城魏碑终于被人们放在了和云冈石窟雕塑同等高度来欣赏。而在1500年前的北魏平城,大儒崔浩便意识到了书法对于一座城市的重要。崔浩的书法来自于家学,有一条完整的传承链条,崔家的书法家承魏晋书法大家卫瓘。盛年时,崔浩为平城的儒生们写《急就篇》普及书法,求的人太多的时候,他把《急就章》剪开,一人拿一张条幅去临摹,然后再相互交换。崔浩的书法成为了大魏国士子们练习书法的法帖,是当时教科书级别的范本。他在平城50余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书家,也让平城的书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几十年的研习,他的书法自成体系,他培养众多的门生弟子形成了满城皆学崔家书的风潮,就连皇帝出巡时都会用碑刻书法的方式纪录下来。如流传至今的存留于定州的《太武帝东巡碑》,如刊刻到嘎仙洞洞壁上的《嘎仙洞石刻祝文》,是典型的平城魏碑书法风貌,是书家以笔为刀

的风骨再现。这些书法体例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满城皆学崔家书的成果,看到了崔浩书法的风采,那是流畅顺滑的汉隶遗风再加上马上民族彪悍方锐血性的一种书法体态,笔画侧倚、雄强,有筋骨瘦硬的气度,字形疏阔方正,宽博厚重,通体都散发着生机和活力。

在鲜卑人建立的尚武的王朝中,崔浩以其超凡的才智在朝堂上有一席之地,让皇帝重用汉人,让平城学子们学习汉文化,最主要的是他还获得了一个在平城刊刻石经史石的机会,而且是把他的著述《五经注》和他主修的《国记》刊刻在石头上,也是一项可以提升平城文化高度的盛事。把《五经注》刊刻在石头上,让更多的平城学子有了读正版五经的地方,也可以有学习书法的去处。把《国记》刊刻在石头上,可以让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石头一样坚硬不朽,所以才有了历时几年的那个“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的书法碑林。只是当一个人的思维太超前,别人跟不上的时候,很可能会徒劳无功,正如那片立于通衢大道上的书法碑林,因为鲜卑助贵的指指点点而遭到了毁坏,一代书法大家和他的一生心血也

随之陨落。

好在习崔浩书法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流派,并延续了下来。如与崔浩书法最相近的崔氏后人崔衡在献文、孝文两朝均被重用,再如黎广、黎景熙、郭祚等也皆习崔浩书法,他们成为了献文、孝文两朝时的书法大家,那种用笔斩截方锐,笔画方硬峻拔,结体自由的书法风格,经常会落在平城墓志铭、造像题记上,然后站成了不朽的姿势,穿越千年时空便成为了今天所见到的平城魏碑的样子,正如那精挑细选的《平城魏碑十二品》便是平城魏碑的代表,具有荒率、自然、随性、天成的美感,是崔浩峻荡奇伟书风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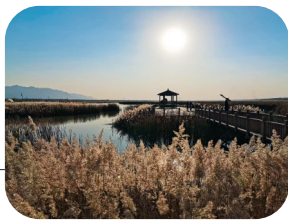
看到城墙下书法碑林模样的园子,大魏国石史石经园林恍惚间穿越千年的时光出现在今人面前,特别是看到园子里崔浩的雕塑,让人感受到历史并不遥远,先贤崔浩的旧日时光和历史记载的细节触手可及。那些展示在园子里的魏碑书法作品是平城魏碑的延续和渐变,今日的大同人主打“魏碑故里,天下大同”的文化招牌,也给了千年前的书法大家崔浩正名,这是历史的温暖之处,是崔浩之幸。

随手拍大同



秋已尽 珏儿 摄

桑干河古渡口之常家堡②



□ 李子明

山水相连,此话不假。除了滔滔桑干河以外,还有与桑干河如影相随的恒山山脉和层层叠叠的太行山脉,将晋、冀、蒙分开。古时候人们虽不像现在这样流动频繁,但是经商的、读书的、为官上任的、告老还乡的、得病求医的、娶儿娉妇的,还有那些文人墨客等这些必须行动者,从东后子口、西浮头峪沟、瓮城口穿山而过后,面对滔滔桑干河,想要到达对岸,只能通过古定桥和常家堡渡口。过桑干河后,又沿着御河边的利仁皂、落阵营、周家堡、小南头等到达大同。我们至今在这些村庄中还能看到街两边的铺面样式。

从地图上看,从浑源到大同如果划一条直线的话,常家堡村恰恰就在这条线上。这就决定了古渡口具有特殊的地理价值。古定桥村东现在还完好保存着一座阁楼,阁楼始建于何年何月,年近80岁的老人们也无印象。从土路的痕迹上看,出阁楼50米,便是三叉路口。向左走到了东后子口,向右走便是西浮头峪口。阁楼的碁型涵洞宽3米、高近5米,显示了当年的客流量不是一般的大。这仅是东后子口和西浮头峪沟两个口子,再加上瓮城口,可以遥想当年渡口的繁忙程度。据老人们讲,过去在府庄渡口一侧还有大店,供过往渡河的人休息。

前面提到的唐代著名诗人贾岛《桑干渡》诗,有学者提出可能不是贾岛所作,而是同时代刘皂的作品。但据考究,此诗确系贾岛所作,史料证明贾岛15岁即在恒山出家。前后近10余年,期间潜心学文习武,想着有朝一日报效国家。他

还曾多次从浑源去内蒙锦航旗活动。从地图上看锦航旗位于浑源的正西方向。贾岛西行,大有可能也是从古定桥——常家堡渡口所过。遗憾的是没有为我们留下脍炙人口的诗句。

提起渡口,人们自然想起船。而季节河的特点造就了桑干河常家堡渡口特殊的渡河方式——人背,俗称背河。

和泰山运送货物统称挑山夫一样,常家堡渡口渡人虽然统称背河,其实也有两种方法。一是背,二是领。水至膝盖左右或是漫过胸口时领,齐腰深时即背。

虽然叫渡口,除了没有小船,也没有码头,只有一段光秃秃的比较熟悉的河岸。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固定,由河水流速而定。上游斜着下水,下游斜着上岸。上世纪的1946年左右,解放战争刚刚开始,我党的一位地方官员,因公务急着过河,返回大河南根据地,当时正值雨季,河水涨满了整个河道,足有两千余米。得知情况后,常家堡村民张日增的爷爷张日顺和搭伴穆云自告奋勇,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位领导领过对岸。由于河水太大,流速也快,他们从府庄出发,一直走了六七里,才从旧桥湾上岸,圆满地完成任务。

和泰山挑山夫一样,凡是背河工都是邻村上下为了生活、敢于冒险、不怕吃苦的年轻人。他们多数不会游泳,有的只是勇气、胆略和对地势的熟悉。当时在常家堡村背河人中就有这样兄妹五人,老大叫常龙,老二叫常虎,老三叫常豹,老四叫常象,妹妹叫小女。四个哥哥除了富

有正气外,还习的一身过硬本领,一般七八个人近不了身。妹妹芳年18,出落得婷婷玉立,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兄妹五人依靠渡口渡日,日子还算过的去。时值清末,官府腐败,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在西浮头峪里的大山深处出现了两个响马,他们骚扰百姓,欺男霸女,做了不少坏事。官府几次捉拿未果。响马听说小女年轻貌美,趁着枯水期下山抢人,结果被哥几个抓了个现形,送到大同府,既报了私仇,又为民除了大害。为了嘉奖他们的功绩,官府赐名常家堡为常胜庄,直到解放后才又改回常家堡,这事据听后来被人编成了耍孩剧传唱。

背河工是一项非常吃苦和危险的营生。夏季洪水滔滔,他们得背,春季河水消凌,或是深秋结冰之时,水温往往仅有零度左右,他们还背。为了抵御寒冷,人们用牛皮或是羊皮缝制了像现在在水裤一样的皮裤。毛毡里穿上,一上岸赶快往火坑上钻。“不是一身病,就是要了命”是他们真实的写照。为了生活,他们只能年复一年地干。1969年古定桥木桥被洪水冲垮,背河工这个职业又延续了3年。

紧挨渡口的大同至浑源公路,是1972年由民兵战备连劈山垫沟修通的,原来叫同浑路。2022年进行了扩建,提高了标准,叫旅游路。自通车后,路上车辆便来来往往、日夜穿梭,汇成一道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背河这个延续了上千年的行业已彻底消失,逐渐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